

正
誼
堂
文
集

正誼堂文集卷十一

鄧董沛孟如

記

城東王氏祠堂記

漢朱仲卿有言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後世子孫奉
嘗我不如桐鄉民蓋士君子服官蒞職勤施其惠政以
父母斯民俾斯民崇德報功永永於勿替猶夫子孫也
然使生平遺愛之地其民旣祀之而其子孫亦復構立
祠宇尊爲不祧之祖而世世祀之當尤古人所深願者
矣鄧東王氏荆國文公裔也始遷祖諱可久當明代自

臨川來宅於高錢山之麓六傳至天德復徙章家橋距
鄞城三里厥孫裕清有志家廟而貲力未逮工弗克舉
及其子其梅買於滬濱勤儉善居積始獲贏羨乃慨然
出藏錙相地構材爲宗祠以成厥考之志中奉荆公而
以遷鄞祖配之二世以下昭穆爲序經始於乙亥春仲
不數月告成再拜請記於乎君子之澤遠矣昔者荆公
以大理評事來知鄞縣起隄堰決陂塘興學校嚴保伍
勤恤民隱不自暇逸旣去而民思之建經綸閣以祀而
若廣利崇法諸寺皆有行廟至於今不絕吾鄞人之惓
惓於公不啻桐鄉人之祀邑也雖然民不忘公公亦何

嘗忘吾鄞哉觀公他日有憶東吳太白山水之作斯其
魂氣所眷戀猶在此濱海之區而況得賢子孫鼎建廟
貌以尊事而報享之精誠昭格靈爽憑焉則所以福其
世世子孫而旁洎我舊民者固可券已宋代名宦占籍
於四明者惟鎮海謝氏最著亦縣令裔也今其族繁衍
數百家登科甲者二十八人隸庠序者百餘人爲吾鄉
冠冕而王氏以荆公之後繼之異時保世滋大簪纓矜
佩之盛當與謝氏相等斯亦循吏之遺澤也祠之制正
室三夾室二東西廡六又東爲隅室五門垣階城皆具
董其役者其梅之從弟其梁例得附書光緒元年三月

同縣董沛記

鎮海葉氏祠堂記

今昔之禮不同蓋世變爲之也有井田而後可以行封建有封建而後可以行宗法有宗法而後五廟三廟一廟之制可以行之永久而俾支庶聽命毋敢有私祭此先王之禮然也井田廢封建絕公侯不世爵卿大夫不世官宗子之賤者降爲氓庶夷爲輿皂使之登降拜跪而有所不知何以主先代之祀其貧者奔走衣食散而之四方於其父母之養亦或闕焉更何以收其族乎禮曰支子不祭如執是說也則今天下之得祀其先者亦

罕焉矣。是故人情之所不安。雖先王之禮。亦有不能至。今行者時也。勢也。吾鄉諸大家。皆有統宗之祠。其主則自始祖以下族之人。以東西序其祭。則以尊行主之。而祠內之子孫。咸與於拜跪之列。其或遷居它處。傳緒久遠。則別建支祠。奉始遷者爲不祧之祖。而原籍之房。從弗復列焉。歲時祭告。於是乎行禮。於是乎敘族。是非先王之廟制也。然而人情習焉行之。而無弊焉。則亦相率爲之矣。鎮海葉氏。其系出永嘉。而年遠無考。可考者前明之季。茂春府君。自慈谿來。故大宗在鳴鶴塢。而鎮海其分支也。傳緒十世。尙未有祠族之賢者。曰志禹君恆。

以是爲感光緒戊子其子成忠成孝始承先志卜地於
居宅之東鳩工庀材百堵偕作越明年落成宏敞堅樸
規制煥然昭穆之序肅而陰陽之氣和斯可謂得先王
之禮意而不拘拘於制度之末者也凡爲子孫皆自盡
其報本追遠之忱以達於冥漠之表其爲教孝者大矣
而何庸以今昔不同之禮相詬病哉祠之制正室七楹
後樓七楹前爲門左右有翼樓合十三楹其西別爲祠
以安未娶未嫁者之主凡八楹置田百餘畝歲供祀事
擇能者掌之成忠舊與余交是具事略來請爲記余乃
闡禮不相襲之意以告後之善言禮者

富壽堂記

章山舊名富壽岡環臨江城外蜿蜒迤邐邇郡縣之鎮山也王象之輿地紀勝臨江軍有富壽堂而不詳何人所建明後地志并佚其名今遺蹟不可考矣光緒庚辰余奉板行清江事周覽衙署規制宏敞而自堂徂室無一榜額蓋兵燹以來諸事草創視此爲不急之務相安於簡陋甚非所以肅觀瞻也明年庶政稍就緒乃考志乘顏前堂曰親民仍明之舊而以富壽名後堂且爲之記嗚呼天之生斯民也未有不欲其生者也陶猗之富懷葛之壽天不能盡人而予也無飢寒無橫折養之息之

如斯而已、粵寇倡亂、蔓延數千里、江西當四戰之區、受害尤酷、離居蕩析、溝壑以死者無論也、其或坐守田宅、往往遭搜括之禍、焚炙敲扑、以罄其財、此富之不足言也、隳一城、殘一鎮、鋒鏑以死者無論也、其或俘囚屈辱、延頸視息、求一早決而不可得、此壽之不足言也、天生民而畀以富、而錫以壽、而當大亂之世、且有不能安然享者、是亦出於氣運之無如何、而必非天之本心也、

聖主中興、多方底定、公卿大吏、洎羣有司、承奉

德意、而汜布濩之、其在江西、更折色振偏災、籌社倉、緩津課、凡所爲吾民計者、周且密焉、是非有致富之策也、

寬爾農惠爾商卽所以養其生也。且非有益壽之方也。恤爾刑矜爾獄卽所以全其生也。上之於民亦如斯而已。不幸而飢寒不幸而橫折抑豈爲上者之本心哉。吾岡在北吾堂在中曰富曰壽。斯爾四封令雖不德惟孜孜焉體大生之心而弗敢效。措克苛切之政亦庶乎仰觀而無愧者矣。

懷峴山房記

涇縣朱哲臣觀察寓居洪都二十餘年。顏其別墅曰懷峴山房。而屬余爲之記。余惟峴山在涇之東南黃山之分支也。其高千仞。其袤三十里。朱氏舊居實枕其麓。觀

察之先自婺源遷涇明代卜宅黃田邨家世雖業門戶
鼎盛及蘭坡先生以經術詞章翔譽海內子弟彬彬遵
守家法咸知自立於時峴山之側有軒曰岫列有居曰
式好有書屋曰化龍有山房曰耕道有堂曰聚星曰尙
德曰思永皆朱氏宗支也觀察爲蘭坡從子其所居曰
敬修堂曰培風閣潔身奉母不樂仕進雖閒以世業作
客它郡而歲時返故廬恆修歸省之節凡所謂石門太
乙繖花文筆諸勝境固歷歷在几榻閒也粵寇倡亂流
毒江左右宣城一郡逼近僞巢實當出沒之路居民死
徙慘不忍言觀察挈家西行側足焦原靡有安宅而洪

都以主客戰守之力完好無恙遂奉太夫人居焉軍事
略定重訪舊山向之望衡而處者皆瓦礫之場也向之
比戶而封者皆榛莽之域也獨所謂石門太乙緞花文
筆諸勝境依然在且慨先人之耶隴念平昔之釣遊流
連景光俯仰陳蹟當必有悄焉以思惻焉以悲涕焉而
不知何從矣今於別墅之額猶以懷峴名之吾知觀察
意中惓惓於水源木本之緒蓋不能一日忘也豈徒以
其地耶嗚呼忠孝之理一也昔姜如農侍郎以二十四
氣之疏觸怒莊烈謫戍宣州會遭國變流寓於吳郡顧
仍顏其所居曰敬亭山房以存先朝之命此與觀察之

事何其若符節歟曰峴曰敬亭山不同也而隸郡壤則同曰吳曰洪都地不同也而爲寓公則同相望二千里侍郎以忠觀察以孝其足爲山靈生色者亦宣之美談也觀察敘佐饒功銓發江蘇辭檄不赴余與其族弟伸林有同譜之誼次子焯成又從余遊寓山房者屢矣故樂俞其請而記之壁云

枕濤樓記

沈君登三世家梅堰之墟置樓數楹顏曰枕濤以爲棲隱遊眺之所君歿樓亦頽圯咸豐壬子哲孫珪重葺之旣成而屬余爲記惟梅墟之地吾鄞之佳勝也羣山拱

其南大海際其東江流綿渺環繞於几榻之下當夫天和氣清風日晴麗雲樹作屏沙鳥相語攬煙市之繁稠矚川原之紆曠田夫野老行歌互答皆足以自樂此一境也其或煙雨晦冥魚龍翔躍山谷變幻蒼翠失色風帆浪楫若隱若見出沒於嵐霧縹緲之中洪濤拍天千槩萬狀此又一境也而皆於斯樓得之夫甯波濱海爲郡素號澤國自康熙二十二年用師臺灣平鄭氏之亂二十四年大開海禁燕齊閩粵航天萬里鯨鯢不波遠自琉球暹羅交趾荷蘭諸小邦無不互市中華仰我鼻息

朝廷慎選關吏稅其什一而鈴束之蓋宅中馭外之勢固焉登三君生乾嘉閒猶

國家全盛日也天下幸無事故能抗龐公之節高臥斯樓以自適其幽居之勝今相去不過數十年而吾鄞時異勢殊非復昔比屬國伺於外莠民煽於內烽煙戎馬之警幾於無歲無之梅墟夙稱內地亦且置礮列臺屯兵瞭望以爲防海之計然則斯樓也雖門庭如故風景依然而不勝今昔盛衰之感矣登覽之際曠然遐思豈徒爲斯樓誌興廢也

重建龍津橋記

光緒十年夏六月上饒大水南境尤甚衝壞隄路不可
勝計高洲距縣九十里冇橋曰龍津橫跨溪流實通閩
之要道同時被決片木無存邦之人病之其秋八月余
量移斯邑信守許公籌長亦受事甫兩月同厯災區議
興鉅工以代振卹乃命紳士方廷珪余燕修上壩坂一
帶之路以達於河口鎮籌費四千餘金紳士程顯宗陳
自進修北山底一帶之路以達於岑陽撩竹諸關籌費
八百餘金余與許公皆捐俸爲倡然於龍津一橋猶未
計及也明年二月余以事至高洲目覩行旅病涉之狀
爲之心惻爰召工師重議興建會學使案臨供億勞敝

余復以舊疾乞休事將中輟旣而思之通治道路本王政之一端而歲晚成枉梁亦見諸古訓君子之於民也休戚相關憂樂相同任一日之事卽有一日之責未可以臨去而恕之也古人傳舍必葺而況忝爲民牧者乎遂籌經費二百八十金檄八房場巡檢陳君錫疇董其役陳君治高洲斯橋固在戶閭閒而又諳曉匠事與邨人相習故舉以屬之旣卜吉採木於山購石於市溪之東西築礪以駕橋礪之南北築礪以護礪橋用整木連貫爲排其長計營造尺三十丈有奇其廣七尺有奇上設翼欄下設支架高闊如昔堅固倍之輿擔交錯無所

隔礙越七旬工竣陳君來謁曰願有記余視篆上饒不
及期月然巡歷四鄉輒迹殆徧縣之境溪河縈阻流湍
而暴橋梁之利與隄路相等非徒便邑民也東之靈溪
橋可以達兩浙南之龍津橋可以達八閩往來行人日
益多矣攝任之初從靈溪人之請創建浮梁今歸期已
屆藉陳君之力復成斯橋差以盡已溺之心而稍解平
日曠官之誚余之幸亦地方之幸也陳君山陰人預是
役者高洲汛官余步陞監生周雲漢耆民周育芹皆縣
人例得附書

羊府君畫像記

牟府君刺明州有拒劉文之功相傳明之羅城亦府君所規划而黃太傅踵成之也州民德府君廟於郡城永豐門外而鄞管東西鄉旁及鄰縣俱有行祠乃至繪其遺像傳相供奉歲以八月祀府君衣冠齊肅瞻拜恐後流澤之及民何其遠歟顧嘗考府君吏吾州當繼劉巨容之任而寶慶延祐兩志秩官無巨容遂以府君次劉文其謬殊甚

浙江通志且以劉巨容次劉文更謬

按吳越備史觀察使劉

漢宏以台賊劉文知明州爲府君所敗而舊唐僖宗紀漢宏之任浙東實在中和元年正月文以其年陷台亦見通鑑於是乘破台之勢以規我明土固當約略此時

新唐僖宗紀中和元年六月鄆賊鍾季文陷明州是必
府君旣歿之後故能乘虛而陷之使其尙存也彼劉文
以全州之兵挾新使之命尙不能有加於府君而況境
內甫起之盜哉由是知府君之破文蓋在本年春夏之
交功甫奏而旋歿也赤城志劉文刺明州繫於中和二
年新書紀鍾季文守明州繫於中和三年謝山全氏作
府君廟碑謂鍾劉二人竝窺明州特以府君在不得逞
及其卒也鍾氏得之劉氏奪之鍾氏旋復之劉文殆未
受朝命或受之不久而遽失故黃太傅以鍾氏爲主其
論當日情事能得其曲折而所以疑劉文者亦臆說也

備史云劉文爲草寇杜雄爲副害台守羅虬而降漢宏

漢宏署文知明州雄知台州

魯洵杜雄墓碑亦云雄與劉文起事劉之明州以雄

主台

夫旣明言草寇明言私署其無長安之命可知而

謝山未見備史故以歧語出之碑所云府君之姓備史作楊者徒襲寶慶志引用之文而非徵自本書也劉文之兵禍實出漢宏之意備史亦綦詳矣而謝山猶以奠安屬郡望漢宏何其誤耶嗚呼府君之生以一人揜挂之而吾州完府君之歿以二人交爭之而吾州亂此其保障之功豈遽出黃太傅下哉宜乎到今千百年懷其德而思見其人也同治壬申旣肅觀遺像乃略考本末

以著之上方八月初吉鄞民董沛記

亡室秦安人對月圖記

秦安人及笄之歲其舅陳君爲作對月圖而安人自集

唐詩題二絕句於其上

詩曰萬籟此俱寂披衣覺露滋可憐閨裏月倚立自移時香霧

雲鬟重凝情自悄然高樓當此夜散步詠涼天

既而來歸遺圖於母家余未之

見也癸亥九月安人歿召畫工寫遺像數易皆弗肖妻

弟溪蓀爲言家有是圖檢諸篋而歸我纖穠合度宛肖

平生故今家廟之像仿而爲之猶其初嫁時容態也安

人少慧喜讀古人詩書肆本中有所謂唐詩三百首者

背誦之不遺一字雖未能執筆成篇而每集古語輒有

意致今此二絕皆三百首中句也嗚呼以吾安人之才
例諸古昔名媛誠不足冀其百一而視夫世之庸庸者
固有閒矣憶在少年每得古人佳詠愛而諷之則令安
人罷繡以曼聲相和婉約可聽然自壬子以後安人十
年八產而殤其六焉孕乳之勞哭泣之慘吾兩人悒悒
相對亦何心於唱酬也由今思之不獨少年之樂事渺
若山河卽欲其辛劬如故哀怨如故而亦安可復得耶
嗚呼痛哉乙丑夏命工人重裝此圖乃識數語於后去
安人之歿期有八月矣

正誼堂文集卷十一

正誼堂文集卷十二

鄞董沛孟如

碑文

重修甯波府城碑

甯波際海爲郡，鈐兩浙東戶。自五代以來，若節度若制置，若宣慰都元帥，皆建閫焉。

皇朝駐大帥宿兵甲於全省，出則憑樓船火器之威，以震耀夫蠻徼；入則資橫江巨濠之險，以鞏固我屏藩。緊惟城乎賴之，城之興昉於東晉，移於唐，廓於宋而大治於元，自明迄今，修葺不怠。巡道段公以咸豐初令鄞，厯

太守陟觀察皆治於郡念東南多故夏口潯陽采石金陵北府諸鎮自來稱天險者胥爲盜窟近且入宣歙窺湖秀駸駸南向而又廣購舟楫欲由海道犯吾郡夫浙東西桴鼓相應命脈之所貫通者也烽火照具區而吾郡乃晏然無備非策也爰咨僚屬率紳民卜日修城爲未雨之計增卑埤薄易朽補罅門梁樓櫓雉堞頓舍之制規畫一新費白金二萬緡錢七千有奇期月工竣民不告勞萬目具瞻煥焉改色斯誠制治保邦之宏要也天子褒公有陳臬兩浙之命公西行以其事屬董沛爲記沛攷諸前代唐韓推官有移城記宋錢康憲有修城

記崔仁冀撰康憲碑云設險守邦大峻金墉之制樹
碑紀績親刊黃絹之辭則知康憲有修城記矣今
不傳其傳者元明兩朝劉文成聞莊簡陸大理三記耳
我

朝二百餘年修城者八而皆無記夫春秋重城築以龍
見日至水昏正爲期會非時而書之聖人所以譏害民
也時而書之聖人所以重勞民也以春秋之謹嚴修十
二公之簡策而城築必書則後之有事於城者安可以
無辭哉籌大利舉大役成大功而以片石章言之宜也
甯波當辛壬癸甲之歲莠民劇盜婁作不靖公皆俘而
斬之濬城中渠築南鄉堰綜理周密加惠斯土於其將

去也而復完此城何其厚歟西道多寇警公在省當以一身爲兩浙保障其猶吾城之屹然者矣言言垣墉勒公之功滔滔浙河斬公戰多吾知環境三千里之所託命匪獨吾郡人倚庇之也公名光清字明峻安徽宿松人

臨江營新署碑

乾隆三十二年

詔改樟樹營爲臨江營卽育嬰堂基址建都司署越八十九載當咸豐六年粵寇陷臨江署燬明年郡城復都司羅玉祥權相空宅棲止其所初不知誰氏之屋也歷

十二政至光緒六年清江人李之實等始以官住民舍
久假不歸控告於大府大府下郡縣吏覈實以聞攝清
江令董沛徵舊券勘地界召耆老而詢之皆曰李氏產
也雖然恢復之際兵火甫定門垣頽敗椽桷敲折洞焉
廓焉粗具規制而已營官督所部庀材鳩工重事修葺
費白金百九十始克完整維時李氏家督以齏尹宦浙
盡室隨行道路梗塞亦不審屋之存毀故二十年無過
問者今齏尹卒官子弟回籍而此屋尙無恙爰請判還
以復故業其辭猶信惟令君簡聽之董沛曰耆老之言
是也雖然昔之屋無主者也非奪也非賃也官葺之而

官處之李氏之所不知也官特爲之守視故無恙耳屋則歸民費則歸官斯兩全之道也耆老曰令君之言是也雖然李氏實貧彼其索屋也固將以售於人也售於人而責其費曷若售於官而收其費乎營署之舊址荒土焉爾其復之不如其購之易也斯一勞之策也於是董沛乃屬臨江訓導葉魁元同審其宅方位協吉卜其值視舊券減什二三爲五百二十金其修費應納官者納之依前數而以其餘歸李氏李氏諸子弟咸頓首如約是爲七年之閏七月縣既定讞具狀達郡以復於大府大府俞焉支公帑如所請遂以新購之屋爲臨江營

都司署云署之制中爲堂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後爲
廳廳之後爲廚左右爲廂房爲翼樓大小二十二間四
圍繚以垣前袤三丈五尺中袤四丈三尺後袤三丈四
尺五寸左延十一丈六尺九寸右延十丈四尺九寸垣
右有餘地廣盈丈其長綯右垣四丈四尺八寸總兵銜
攝臨江營都司黃敬孚洎所部軍士謂沛於是役實有
勞宜記其事再辭不獲乃述本末而文諸碑

重建瑞昌縣署碑

瑞昌古尋陽地南唐昇元三年始建爲縣其署在桂林
橋宋嘉泰三年遷於今地灋溪之北倉城之東相宅旣

吉龜筮協從歷元及明仍之不改我

朝咸豐三年遭粵寇之亂署燬克復以來官涉數政假他宅治事蓋二十餘年矣光緒九年夏涇縣洪侯汝瀛蒞是縣條教始布境內翔洽乃請於上官以建署爲己任循例借廉俸十年爲期分繳如額鳩工庀材經始於其年十一月告成於明年六月日皆壬辰堂序齋閣闕以敝倉庫監獄深以固門垣階城之屬煥以新庖湍有所園圃有地總爲屋一百二十九間其東建典史署又爲屋十八間費錢八千五百二十四緡有奇支廉俸四千金不足以給出已財佐之乃歲厥緒及秋侯以公事

至會垣手具圖略屬余記之余歎曰凡事之成不成亦
惟視其人耳情而安之雖有成焉者寡矣敏而行之雖
有不成焉者寡矣今之官吏局局於簿書期會之中朝
夕從事猶鮮暇晷況能與舉廢墮爲地方悠遠計邪侯
蒞瑞昌不過期月而亟亟焉重建官署以爲出納命令
之所俾夫前代規制悉復舊觀其能勤施於民亦可知
也抑聞之宋嘉泰中之遷署承事郎縣令洪偲實主其
事平園撰洪文惠墓碑偲蓋文惠之第四孫而今瑞昌
縣志誤其名爲鈞偲殊失攷耳涇縣之洪與夫鄱陽之
洪未審其同與異也而一則肇遷一則重建相去七百

四十年營造之功皆出於洪氏豈亦有數存乎其閒邪
是可爲志乘中添一故實矣監其役者署典史項麟書
仁和人襄其事者諸生范倚廉周起莘本縣人皆於斯
舉有勞例得繫名於碑

省城鄞縣會館碑

鄞縣會館在省城貢院之東同治十一年吾縣人所創
立者也舊惟禮部試有會館別以省府縣隸於坊司而
鄉試無之自杭州遭亂廬舍塵市大半焦土而每屆試
期鄞人滋益多其中寒素之家左右稱貸以供行李及
其渡江賃宅投止無門炎隔暴雨之中往往奔走道途

求一息肩憇足之地而不可得於是鄞之薦紳先生及諸好義之士議立斯館以加惠同里而范君樾方司教杭州乃舉其事屬之相宅既吉顏其堂曰嘉賓齋廡門垣庖湑之屬次第完葺以餘財庀什器詳具別籍而請余記以文諸碑余惟

中興以來鄞人之登賢書者恆爲浙屬諸縣之冠豈無故哉粵寇南竄浙東西列城相繼淪陷而鄞人以海上孤軍奮起於潰敗之餘不一二年底定明越乃出其關征市課戶輸地產千百萬之饒以絡繹饋節帥之師遂得西指省垣規畫湖秀固由天助我

聖清篤生名臣碩輔宣布

今天子德威用集大事而吾鄞一隅之功要非小補也
迨夫兩浙肅清策勳行賞鄞人以當事意見之私雖或
宣力行閒不盡以姓名達

天府然而十年四試歌鹿鳴而上計車獨吾縣稱盛天
之厚愛鄞人當不在彼而在此也然則後此之從而隆
焉者又惡可量邪館之堂列榜左右

國朝二百餘年鄞縣鄉舉以次題名焉館之址隸籍仁
和凡禁約諸目條舉其事由其令掌焉屋二十餘楹旁
有隙地將俟贏羨而更廓之浙中十一郡稱望縣者多

矣而省試之館實創自吾鄞故詳敘顛末并論鄉薦之所由盛者以券將來斯吾縣人之慶也預於事者候選同知陳愈守中書陳政銜傅毓璋舉人陳儒芬馮善任皆縣人例得書

重修文昌閣碑

文昌之神肇封於唐顯於宋而大盛於元逮我

朝嘉慶中以相國朱文正公之請祀事同闕帝廟咸豐六年

詔升中祀增郡縣歲祀金於是薄海士民翔舞文教咸思所以致禮於神者以上稱

朝廷尊崇之典往者謝山全氏謂文昌之祭始於元之
袁清容其說未盡核也神有廟舊在梓潼嶺唐元宗幸
蜀封爲左丞僖宗繼之加封順濟王宋咸平中改封英
顯此祠祀之顯然者而謝山不檢也然猶可曰非吾鄉
掌故也大德昌國志文昌宮在州學之側往宋咸淳五
年邦人搆建以祠事梓潼帝君則當南宋之季吾郡已
有文昌宮安得謂始於清容乎至謝山謂清容之事見
於袁尙寶符臺集尙寶者明宣德中少卿袁忠徹也近
人陸燿作文昌祠說徒襲謝山之唾餘而以符臺爲清
容之集則謬之又謬也雖然文昌之祭雖不始於元而

其盛實自元始也。延祐初特設科目以取天下之士。封神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額其祠曰右文成化。當時士大夫皆謂科目之柄神實司之。既崇祀於學中。以致其尊敬。而又創設行祠瞻拜。恐後高閣鉅麗。土木滋興。迨今五六百年。宮宇乃徧於天下。日湖文昌閣。吾郡行祠之一也。閣前爲岳鄂王殿。積久俱朽。歲戊申。縣人華君炳鑑。卓君灝各出巨鎚。撤而新之。奉神於閣上。而以其下祠鄂王。醵金置產。以舉祀事。而歲葺之費。亦由是出焉。辛酉之冬。吾郡遭寇難。閣幾毀。明年寇平。華君已前卒。其子志青復與卓君修之。諸好義之家。僉以資。

入經營量度鳩工庀材堂廡門垣階城之屬煥然改色
蓋吾郡文昌之祭北城有殿甲於他祠爲守土官春秋
行禮之所而南城之閣幾與之埒是非徼福於神也
列聖以尊崇之典頒之天下而著之秩宗故能作草野
洞屬之心而勃然興起也若夫督察三命之說出於緯
書姑存之焉可也

它山淘沙田碑

它山之境平地皆沙納水之咽旣窄而引水之港亦紆
而不寬故其沙易積而其道恆阻異時山木高森平野
竹樹皆茂鬱雖遇暴雨湍急沙土爲木根盤固潰下不

多淤少而開易其後民居稠密斧斤相尋靡山不童水之行也無長林以遏其奔逸之勢而根纜旣空則沙土益浮起於是日積日高古來出水之區淤斷而日以病矣宋嘉定中提刑程公覃捐緡錢千二百屬鄉官朱中穎置田四十畝以歲入之穀充淘沙費嘉熙初都承趙公以夫復以沒官田二十九畝益之時則魏吉州峴恆主其事厯元而廢明季山中人復置田數十畝自措開浚之用而官無與然不久亦廢夫它山一源西七鄉所恃爲命脈者也汲飲取之灌漑資之其源不暢則其流不充使聽其壅闕迴阻無以開注引之路而供耕稼日

用之資不且與鴛脰湖之廢同一病邪同里蔡君見山好義聞一鄉嘗欲繼程趙之蹟置田淘沙加惠於鄉黨以其事屬朱君雨生任之雨生則山中人周知其利病者也議每歲秋杪開淤一次工率和雇而取庸於田租甫創舉蔡君卒哲嗣囑青體先人未竟之志出橐金千購田如程公之數膏腴常稔歲得以其值度舊漲之地浚之使深以流貫於不息今而後西七鄉可無病暵矣邑中之水凡兩大源東則錢湖西則它山它山之病病以沙地爲之也然好義之士不惜資力以治之錢湖則無病湖之人規利占築而貽之病也乃皆蒿目蹙頞明

知其受病之處而無一人起其廢吾恐數十年後東七鄉之苦旱當有甚於西管者安得好義如蔡君一爲之倡而俾鄉里勤幹之士協力治之庶幾其有瘳乎同治甲戌雨生以田事有成緒謁余請記余旣高蔡君之義而更慮錢湖之病將日甚而不可救也故并爲鄉士大夫告焉

重建安豐隄中閘碑

臨江城東有地曰中洲袁贛二水夾之環洲爲隄厥名安豐光緒三年臨江守鄂卓君海需清江令劉君大方所創建也贛水古彭水源出南樅行千餘里與袁水合

袁水卽牽水自宜春來亦數百里其始會於洲南自前明成化中贛水決蛇溪改會於洲北春夏之交霍霖不時洪潦橫溢全洲爲壑及安豐隄告成而其害始息隄有三閘以洩滂以蓄淡相其水旱時啟閉之上閘在青石橋下閘在橫隄規畫堅緻高下中繩墨惟中閘在田段低坎數尺工亦差劣六年夏袁水暴漲閘石中斷勢洶湧而入居民駭愕毀附近房舍眾力朋舉以塞其口幸而無事其年冬余攝清江洲人以重建告乃與臨江訓導葉君魁元相視其所閘寬四尺高五尺深可十丈兩口砌石潰敗不復完宜允所請卽舊址築焉明年春

召耆老集丁匠培之使高砥之使平鈐之使固俾三閘
如一無滲漏敝側之弊越四月工竣費緡錢七百有奇
洲人趨其役而樂其成也相率請記惟西江地形如甕
邊高而中陷恃以出水者湖口一道耳圩隄之政與民
命相倚守令之所朝夕不可緩者余蒞任數月命監生
楊悌書等修下維橋隄以丈計者七十三命監生曾從
善等修周山廟隄以丈計者九十一皆中洲之隄也紳
士曾世臣楊振聲等遷建鬻梁隄則在中洲之東與安
豐隄相對峙也大役繁興而民不告勞余豈自以爲功
哉實惟我父老子弟生長斯土亟亟焉爲田廬衣食之

計權忻鼓舞各事其事而已余何有焉此閘之成重賴
葉君洎諸紳士之力爰紀歲月垂示將來亦願後之人
嗣而葺之母絜厥緒斯則世世萬子孫之福也預於事
者提舉銜候選訓導陳鴻漸候選府經歷陳世鏞候選
訓導陳錫麟廩生陳汝翼附學生胡世楨皆清江人例
得書

沙溪放生河碑

距廣信城五十里有地曰沙溪上饒之東境也經河自
玉山來水西流迤北爲支港水亦西流港有橋以達行
旅舊曰接渡橋上游之水沿龍門寺之下游橋下游之

水注汪家壩之上游深可二丈廣可二十丈延可三百丈其西有堰橫截水道不能通舟楫紳士李君樹藩吳君世勳等議設放生河禁民漁釣余方攝上饒遂允其請頒文告以戒眾庶勒之於石李君復請記余惟放生之制肇於唐代肅宗詔天下西自興道東至金陵凡置池八十所宋則明州劇縣所在有之而如錢唐之西湖其尤著也觀前賢之記大率以祝聖壽爲辭承奉德意而歸美於君義則然耳我

國家湛恩汪濊淪浹垓埏今歲甲申恭際

皇太后五十萬壽率土臣民懽忻鼓舞以効頌禱而此

邦之人適以其年創茲善舉俾夫千億生靈涵泳膏澤
祝

慈宮無疆之祚而少抒愚賤忠愛之忱亦其義也夫福
田利益儒者羞稱然威若之休書以之美夏后於初之
樂詩以之詠周王則知三代盛時亦必以恩及庶類推
暨仁聖之全量豈徒如二氏家言煦煦然以戒殺爲一
身求福計邪河之中洩洩融融河之上熙熙攘攘物遂
其性民安其居相馴而無相害於以革殘忍之俗鬯化
育之機用佐有司政教所未逮此又余之私幸而樂爲
諸君子記焉者也

正誼堂文集卷十二

正誼堂文集卷十三

鄧董沛孟如

碑文

甬東天后宮碑銘

吾郡同圖之利以北洋商船爲最鉅其往也轉浙西之
粟達之於津門其來也運遼燕齊莒之產貿之於甬東
航天萬里上下交資鯨鯢不波蜃鱉無警翳惟天后之
神是賴后姓林氏宋初莆田人也生具靈異里黨神之
旣辭世廟於湄洲宣和中賜額順濟高宗紹興二十五
年錫爲夫人光宗紹熙元年晉爲妃元初尊爲天妃明

正言堂文集 卷十三
季改爲元君祠宇之廣殆遍海甸我

聖祖仁皇帝平定臺灣以靖海侯施琅之疏

特封天后春秋祀典歲支帑金文武官行禮與嶽瀆等
此前事之大略也說者謂地祇之禮與人鬼有別嶽瀆
視公侯第以人爵尊之非以人鬼例之也天后而稱海
神是以人鬼易地祇前乎此未有天后孰爲主之明人
會稽唐氏鄉人謝山全氏皆有斯辨要之亦偏見也夫
自有天地卽有海亦自有天地卽有江湖英皇殉死而
爲湖神胥種冤死而爲江神豈虞周以前江湖無地祇
必待四人者之死而後神之耶如謂英皇之烈胥種之

忠孝禮本宜祀非天后所可同日語然則謝緒之神於河王天英之神於湖其生平亦不甚表著胡爲靈爽赫赫儼然以人鬼尸地祇耶禮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取其能禦能捍而已曷嘗以存歿判也或生而有功或死而有靈其徵驗於事狀者不同其利賴於公私者無不同下祈之上報之斯秩宗掌之必執一偏之論而議其無稽是未窺聖王神道設教之精意也吾郡舊有天后廟在東門之外肇建於宋實今有司行禮之所分祠在江東者三一爲閩人所建一爲南洋商舶所建基址俱狹惟此宮爲北洋商舶所建規模宏敞

視東門舊廟有其過之經始於道光三十年之春落成於咸豐三年之冬費緡錢十萬有奇戶捐者什一船捐者什九衆力朋舉煥焉作新牲牢楮帛崩角恐後蓋非獨吾郡然也后之靈昭昭元人程端學之記敘述綦備而若天后志若閩頌編若琉球諸使錄尤加詳焉亦可見歷朝之所以加秩於后者有自來矣宮之制臨江西嚮前殿三後殿三前西爲宮門又西爲大門南北爲翼樓北之北爲庖廚宮之基前廣六丈後廣十丈左延三十二丈八尺右延二十九丈例得書倡其事者郡人董秉愚馮雲祥蘇慶和費綸金費綸銛費輔注盛炳澄童

祥隆顧璇李國相皆有勞於宮例得附書系以銘曰
天生地成奇陽耦陰坤道爲女降福於林維后誕生出
自世族幼遇異人授之符籙莊嚴寶相瓔珞繽紛昇化
湄洲呼吸風雲一髮之懸萬衆託命天吳効靈海若助
順凌虛往來地球之東三韓日本在其掌中莽莽重洋
杳無津渡后實司之康莊達路上以佐國戰艦糧艘下
以佑民賈舶漁舩如鏡如砥如席如几其止如山其行
如矢晝則揚旗夜則明鐙翩然引導燕雀蜻蜓厯代褒
嘉逮我

聖世徽號崇隆踰二十字丹青土木徧於海邦此亦有

祠俯瞰鄞江蒼龍吹簫白鼉擊鼓俎豆馨香式歌且舞
幽明相感感在一誠惟靈故信彌信彌靈斯理自然吾
爲詮釋人或有言視此刻石

重修費大將軍廟碑銘

鄞之東南舊有費君廟蓋漢大將軍錄尚書事成鄉敬
侯禕之行祠也里人重修告成謁余爲之記余改題曰
費大將軍廟又進介眾而詢之曰諸君知侯之何以祀
於此乎皆對曰不知也余曰自古英雄分割以弱敵強
必有輔車相倚之勢而後進攻退守綽乎其有餘齊晉
主盟楚之北門不敗蘇氏倡合從之說秦不能東出函

谷其前驗也漢之季也曹魏據七州之地虎步中原然而匹馬不敢下隴一楫不敢渡江者何哉孫劉好合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故也孔明未出隆中卽以連結孫氏爲本計魯肅在吳亦欲以荊州資昭烈曹操聞孫權表昭烈爲牧震恐而投筆於地由此觀之孫劉之宜爲唇齒審矣侯之輔漢在四英之列又嘗奉使於吳孫權贈以佩刀侯答曰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願大王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此其心豈與孔明殊科哉天不祚漢丞相先亡諸賢短命鍾鄧之軍西馳於劍閣而丁留之救觀望不前卒之安樂受封越十年而烏程歸

命矣故蜀之亡亦吳之不幸也隋文帝之平陳用師五十萬蒙古氏以吞滅諸國之威加屨宋然皆先得庸蜀而後席捲江南王濬之樓船尤其近而顯者則使炎興之統尙存司馬氏甫受魏禪何能成混一之治乎吳人痛恨於彭祖之失國而追思侯夾輔之功廟而祀之亦有所不容已者里人皆曰善余乃詮次其語俾書以榜之更系以銘曰

爲祈爲報於禮則祭卽云報也義亦有二或服其教或食其利服教尊天食利親地名宦鄉賢紛載圖志各親其親報地之義偉哉費侯表表漢季仕蜀和吳一意屏

魏蓋代孤忠興起百世風雷日星浩然正氣服其教者
尊天一例民美報焉是亦禮意吳人德侯已詳於記重
爲此銘補所未備羔豚黍稷虔修祀事侯樂此閒降福
靡旣

杭州張忠烈公祠堂碑銘

前明張忠烈公正命於杭州實我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九月七日越二百十二載爲

今天子光緒元年同郡諸君始建祠於仁和萬安橋之
側與岳忠武廟毗近又十七年八月沛以事赴省垣拜
公於祠諸君乃請記公以勝國遺臣飄泊海上幾二十

年亦嘗深入長江震動半壁

世祖幸南苑將議親征而以延平金陵之挫列城崩潰

倉卒揚颿公亦流離轉徙一蹶而不可復振嗚呼豈非

天也永厯主殉於滇魯監國殂於金門

明史本楊陸榮之說謂魯王爲

成功所沈全氏張公神道碑則云薨於臺延平王子鄭

灣皆誤時成功已先卒王亦未嘗入臺也經偷息於臺灣公始無望散軍居南田踰月被執又兩

月被難完名一死以作朱氏三百年來忠臣之殿公之

有光於明何其偉歟方公之逮杭也總督趙公廷臣延

入賓座與之抗禮

忠烈年譜注總督不見公誤也

盛設供帳處公於舊

府

神道碑云寄公獄中亦誤公與總督書云羈留旅邸其非獄舍明甚陳景鐘清波小志補則云送居蕭寺

亦非
獄也

司道守令以次入謁公終日南面拱手不起舊部
歸命者皆來慰問杭人爭賂隸卒以一見爲榮或出繯
素求書公亦應之總督有意生公而疏入於

朝刑部議不可遂就市挺立受刑故御史紀五昌捐金
購公首杭人張文嘉鄞人萬斯大等收瘞於南屏山荔
子峯下乾隆四十一年

高宗皇帝予公謚忠烈杭人陳鱣鄞人萬福等始書故
官立石於墓門議爲公設田以供祀事而逡巡未就及
是祠成按察使蒯公賀蓀實主其議鄞人范教授樾錢
理問鄮慈人葉同知方圻咸預其事而鎮海方君義路

出千金佐之堂宇竣工奉安神版衣冠俎豆歲祭如典
例洵鄉國之盛舉也沛昔閱廬宜續表忠記謂公少白
皙中年以後高顴長髯嶽嶽千仞迄今過公祠下徘徊
瞻仰猶恍見當年羈管杭邸巍然高坐方巾葛袍鬚髮
森動之概公死此邦公祠亦此邦千載而下猶凜凜有
生氣而況相去僅二百餘年耶至公墓在湖上乾隆中
一修於道士吳乾陽嘉慶中再修於臬使秦瀛道光中
三修於慈人張梅同治中四修於鄞人陳政鏞今建饗
堂與城內之祠同時告成并附及焉銘曰

矯矯張公起自甬東始終爲魯仗義從戎左拍錢沈右

挈孫熊西陵一潰乃駕艤幢指麾鯨鱣驅策蛟龍啣石
填海噓氣成虹毗倚大木儼若附庸監國降號通表安
隆再登金山題詩梵宮遙祭孝陵涕淚沾胸長驅入江
還其軍鋒魯陽揮戈日幾再中天實厄之大舉無功隻
身南歸草澤潛蹤告敗於滇爵秩加崇明代樞輔公乃
其終東王訖命西主塵蒙一綫已絕公亦囊弓散軍未
久遽入羈籠斷頭瀝血慷慨從容公魄在土公魂在空
願以祠祀表厥精忠岳廟之右堂廡垣墉丹心報國前
後符同我作此文維石斯礪下馬過者式茲英風

帥文毅公祠堂碑銘

咸豐七年冬十月江西候補道帥公遠燁帥師自東鄉
規復撫州次大橋岡營壘甫立僞翼王石達開傾巢出
犯官軍敗帥公死之

天子憫其忠贈蔭如例同治十年江西巡撫劉公坤一
疏請優卹

詔謚文毅

命於東鄉縣建立專祠至今十二年矣東鄉號僻縣公
私困乏沿厯五政未克舉行光緒八年春沛奉檄權邑
事作而歎曰非禮也咸同以來文武將吏忘軀致命者
指不勝屈

國家褒卹之典有加無已凡夫生長之邦死事建功之所祠宇林立豈徒以嘉蓋臣也用俾後人瞻禮廟貌仰焉而起其敬恭俯焉而昭其觀感其爲教忠之意深且遠矣闕而不舉

朝命久稽非所以闡

明旨也文毅公起自詞臣游歷外任於時粵寇紛擾江右爲壑石達開尤雄劇窟於撫州公與總兵李定泰會師東鄉將爲禽渠埽穴之計倉卒遇敵遂以身殉骨肉可腐而浩然之氣不可磨滅神靈陟降猶在此閒顧無一瓣之香以慰其千秋不瞑之目非所以妥忠魂也二

者交譏守土官之責也粵稽東鄉城內舊有忠義祠咸
豐八年前令周公溯賢所建以祀境內殉難之人官吏
無預之者其後則同知陳君徽言知縣吳君朗莊君炳
熊咸列其側而不知所自始沛與諸僚屬議就此祠闢
其室爲三文毅公祀中室同時陣亡若帥理問疇暨陳
君輩胥祔焉忠義紳民分祀於東西室增舊數倍之爲
九百六十五人節烈婦女改祀於右廂增舊數三之爲
百八十一人春秋祀事歲於縣中公費支白金五兩陳
牒大府垂爲永制是役也基不改造工不虛糜宣

皇仁而表臣節一以爲風教之助一以盡報享之忱其

於典禮豈曰小補之哉沛獲因前令遺緒斟酌變通以
善其後差免於守土官因循之咎殊自幸已文毅籍黃
梅楚產也爲之招辭曰

匡山崔崔孕公碑兮潄流湯湯迓公旗兮先人做廬公
有祠兮水在地中魂氣無不之兮春蘭秋菊民之思兮
素車白馬神之來兮彼國殤之夥分列於東西兮孰雄
長之惟公是依兮

恩命重申公毋晞兮禋祀肇修公毋歸兮生則捍患死
亦能禦災兮福我士庶願公之常在茲兮

重修天童寺藏經閣碑銘

佛非經無以傳其教也經非閣無以永其傳也信佛故
尊經尊經故建閣此在彼教之士固宜踵而爲之於儒
者何與雖然佛氏福田果報之說足以惑愚夫愚婦之
心而有識者多擯斥不道故必附麗名教據實而談俾
知忠孝大儒時或有皈依其說者而後君子可以無議
焉報答四恩佛家之恆語天地日月以外首重君親非
卽忠孝之本旨乎孝如尹和靖則誦光明經矣忠如文
文山則悟大光明法矣此皆足爲彼軍張赤幟而驅儒
入墨之一助也天童寺藏經閣前明密雲禪師所創建
國朝康熙十四年甯波通判郭君一鳳復輦家藏經卷

儲之閣中閱二十年閣災經亦燬又十年住僧超乘請於工部張君萬鵬出貲重建又八年爲康熙癸巳

仁廟六旬萬壽張君復購梵本經卷一藏并其夫人王氏手書法華經移置於閣飾佛身齋僧眾爲

天子祝無疆之壽而超乘記之至於今三周甲矣中遭寇亂琳宮梵宇僅免於兵燹而縣厯既久蠹蝕圯漏之病在所不免前年冬鎮海方觀察義路登山禮懺爲其母氏追薦寺僧慧修德清葆月述其師廣昱遺命環請修閣資太夫人冥福方君逡巡未及應旣而思之今歲癸巳

皇上御極之十有九年也月正元日

履端伊始以明歲恭屆

慈宮六十萬壽

特開慶榜嘉惠士林並

俞王大臣之請擬上

徽冊海內臣庶躬覩上儀咸作興於變思效芹曝之獻
而上華嵩之祝者蓋不知幾千萬輩也況茲閣藏事之
際實當

皇祖聖壽之期

前光後輝若合符節陬滋小儒雖未預廣颺之列敢不

竭其綿薄鼎新此閣以申祝蕃釐推衍於永永無極耶
於是庀材命匠以期月之力完竣其事糜白金二千餘
餽俾來請記余交方君舊矣被服儒素固非佞佛者流
也乃述其修閣之本末而記之如此更作銘曰
佛家薪火重在傳鐙語言文字皆非上乘胡爲茲閣結
構峻嶒仰逼星漢俯瞰滄溟惟我

聖母誕育神靈

垂簾訓政光啟中興薄海之士同享

昇平恭屆

慈壽願竭愚誠重新傑閣永護藏經驅遣土木勦聖丹

青祥華焜燿瑞氣芬馨天人欣矚虎伏龍聽西瞻靈山
北望

神京與佛同壽積算難名京垓秭兆福我編氓凡諸善
信視此勒銘

江西貢院新石池銘

江西貢院在省垣東湖之東湖水沈濁不可以飲闌中
置井六十所味稍鹹天旱而渫且不給惟城外河流潔
淡可用舊於西轅門外設木柜木規運外河之水注之
於內相地龍門之西鑿石池一以蓄之朝夕分布往過
來續人不病渴役不告勞顧應試之士日益增多一池

所蓄漸復不給光緒己卯長洲彭公開藩茲土提調文
闡乃命添購水器散列闡中置籌河干以杜短運張鐵
網於規以防傳遞文字之弊嚴檄官弁分曹稽察幸以
集事既而思盛水之器大率木瓦不足以支久爰於舊
石池之側別開新石池長二十尺廣七尺深五尺甃築
完固毋俾滲漏合之舊石池可容水三千餘斛繼自今
每屆文闡當於闡外設夫三百一夫肩兩斛一日六運
可得十二斛總三百夫可得三千六百斛以是挹注源
源不窮洵一勞永逸之舉也越明年彭公擢撫湖北行
有日矣乃命下吏董沛紀其事於石爰作銘曰

池水澂澂文源之清灌注脈絡疏淪性靈汨百執事程
功效能惟飲斯潔懽忭有聲敬告來者毋墮厥成不竭
不泐視我刻銘

正誼堂文集卷十三